

# 黑紅黑

著 簫 伯 吳



行印居 東北此居

82  
2628

黑紅點

吳道子

1181501  
147  
202

# 黑 紅 點

著作者

吳

伯

篇

佳木斯  
齊齊哈爾  
牡丹江  
北安

哈爾濱  
東安

出版者

東北書店

店

延吉  
富錦  
勃利  
鶴立  
綏化  
湯原  
依蘭  
樺川  
肇東  
安達  
集賢  
拜泉  
克山  
海倫  
望奎

發行者

東北日報社

元十五百二價定冊每

佳.5000. 版初月四年六十三國民

印刷者

東北日報社

# 黑紅點目錄

一集

黑紅點

打妻子

游擊隊員宋二童

化裝

一蟬血

七

四

十

九

一

文件

『調皮司令部』

四四

## 二集

南泥灣

五九

『火燐山』上種樹

六七

附錄：邊區建設運動

新村

七六

孔家莊紀事

八一

後記

九八

## 黑紅點

『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』這兩句話有道理。但神是沒有的，掌握善惡報的不是冥冥中有什麼神，而是活生生的人。這人要是多數的，羣衆，大家。大家說好的，是好人；因而有羣衆擁護的領袖。大家說壞的，是壞人，譬如說：『這傢伙還不死啊！』那他就該離死不遠了。古時候對專制獨裁的暴君，有『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』；對常人，有成語叫『千人所指，不病而死。』

黑紅點就是冀南敵佔區的老百姓和八路軍，抗日政府對漢奸、偽軍、幫敵人當狗腿做壞事的傢伙善惡紀錄。老百姓有那些壞人的名冊。那個做一件好事，就在他名字下邊點一個紅點；那個做一件壞事，就在他名字下邊點一個黑點。抗戰勝利後算總賬（一九四二年這樣提）。那時看紅點多的，可以將功折罪，他還有活着做一個幸福的中國人的機會。若是黑

點多，不必等抗戰勝利，到一定點數，就要打死他。該打死一定打，他『皇軍』老子也保不了險（『皇軍』自己誰保險呢？）因此，那名冊老百姓也叫它生死簿。

本來，只要是中國人，還有良心，人心，壞事總該是分得清的。即使不講大道理，難道就不能問問自己？做漢奸當偽軍的，自己吃要吃得飽，穿要穿得暖，可是把鄉里鄰居的糧食、衣服搶了，看着他們挨餓受凍。自己房子要住得講究，住得舒服，可是把叔叔伯伯們僅有的幾間草屋燒掉，搗毀，逼他們到曠野裏任雨打風吹！最可恨，自己是娘養的，早晚也會娶妻生女，但是却姦淫人家的母親、妻子、閨女！丟掉祖宗底墳塋，鄰舍底孤寡老弱，任野獸一樣的強盜去踐踏殺辱，自己却反轉去孝敬那些強盜，幫助那些強盜，啜食一點人家分贍剩下的殘羹睡餘！世間還有比這再下流再無恥的事麼？你心上長滿了油，昧了良心的漢奸啊，要在睡不着覺的時候好好想想，不爲自己也該爲子孫留條後路！

你看，北會莊那個六十多歲的王老漢，聽了黑紅點的故事到敵人的據點那裡去罵他當偽軍的兒子去了。那個老頭子一生好強，慣常是教訓別人的，自從兒子當了偽軍却再也抬不起頭來了。天天大門不出，出門也不敢高聲言語。羞恥和憂鬱絞着心，不到半年頭髮和鬚鬚都全白了。那天夜裏，他悄悄地跑到砲樓底下，叫着他兒子底小名，『你這個混賬東西，不孝的殺才，給我滾回家去！你當漢奸教我沒法見人。『有千年的鄉里，沒有百年的親戚』，你

再這樣壞下去，教我們祖祖輩輩怎麼做人？你若不回去，我就在砲樓底下碰死！……

頑固的偽軍，他們的家屬在鄉里是沒有地位的，大家瞧不起，平日沒人招惹，大年初一也沒人拜年。對轉變了的偽軍却不同，他們底家屬享受着像一般公民一樣的待遇。年下節下有困難也設法解決，地荒了有人互助耕鋤。小衛圈一個偽軍的婆娘，年三十晚上自動跑到據點裏向當偽軍的丈夫勸說：『人家八路軍可好來，自己吃小米，吃野菜，對抗屬却送肉送麵。那纔真是恩人哩！這漢奸咱可別幹啦！咱反回來當八路吧。』

這是天良沒有喪盡，不甘心當漢奸的人們的例子。正因爲偽軍偽官，並不都是死心塌地的漢奸，有的只是貪圖小利或一時糊塗，陷入了泥坑，我們老百姓八路軍才不惜用各種方法把黑紅點的道理向他們宣傳，挽救他們。我們在夜裏敵人不敢出來的時候，去據點碉堡跟前喊話：『今晚上我們來給你們上課啦！……』起初他們聽了很恐慌，向我們放槍。但放槍我們還是喊：『某某，你聽着！……』我們指了名喊。『我們的名字他們都知道啊！』爲了好奇，他們也不得不武裝着聽講。其實，對這些傢伙，我們不但知道他們的名字，並且知道他們家住在那裡，父親是誰，家有幾口人，甚至他們當偽軍是誰的保人，使什麼槍，有幾粒子彈，我們都調查得清清楚楚。我們說：『某某你太壞了！那一天你打了誰，那一天你罵了誰，那一天你到那裏搶了誰誰誰家裏幾疋布，幾百斤糧食，幾隻鷄！……』碉堡裏就往往沉

靜下來，有時聽得到一兩聲噓唏。因爲說得太對了。這時我們就趁勢告訴他們：『不要打罵老百姓，不要槍殺老百姓，不要糟蹋人家底婦女！你們做的壞事我們都記着的，要改，不改就搞你……』

慢慢僞軍動心了，對喊話也表示了歡迎：『來吧！靠近一點，我們不打槍。』有的還丟下煙捲來。對提出了名字的最壞的僞軍他們也給以孤立：『唔，你上了生死簿了，我們再不和你在一起，擣霉氣！』被提了名字的就趕快表示態度：『我再不做壞事了。』『我從今後改了行不行？』——營鎮一個僞警備隊長對維持會長說：『人家縣政府那裏，恐怕我的黑點最多了。你只在家裏出主意，別人不知道，什麼事都是我領頭去幹，搶殺掠奪，誰不曉得？一定都上在賬上了。』言下不免忐忑不安，有些埋怨。維持會長表面上安慰他：『你好，底下有人，黑點雖然多，將來帶人出去反正，一下子一個大紅點就把黑點都蓋了。我呢？翻了老底子還不是一抹黑？……』內心裏也透露了無限的懊惱和顧慮。

宣傳不够，老百姓就進一步警告他們。

南宮，一個很壞的僞警察所長當了僞區長，向老百姓派款，一畝地要兩元。那是正當冀南遭了嚴重旱災，老百姓吃野菜樹皮都沒有的時候，那樣的勒索，簡直是要人命。老百姓氣極了，一夜工夫，把僞區長住處周圍，遍地插滿了小旗：紅的，綠的，白的，黃的，上邊

寫了各色各樣的標語：『打死×××！』『拒絕派款！』『反對勒索！』他一出來，子弟兵民兵也四處打擊他。結果他立刻派出調人，說：『兩塊錢不要，八路軍叫咋着就咋着！』警告再不行，就消滅他們！——黑紅點是兌現的。

廣宗東里集，有個偽警察所長，叫張××，土匪出身，人稱『張八爺』。因為殺人不眨眼，又叫『張剝皮』。他曾三天裏邊殺死四十三個好百姓。這一帶人都恨他入骨。我們抗日政府就貼了佈告，宣佈他幾大罪狀，把他做的壞事一股腦兒都揭露出來。明白告訴他，那一天要打他。——這傢伙住在碉堡外邊，每天夜裏回家睡覺，並且經常在東里集上一家小酒館喝酒，往往喝得酩酊大醉。那天湊巧傍晚他又在那家酒館喝酒，我們武工隊就在酒館附近埋伏了。等他酒喝得差不多的時候，酒館掌櫃倉皇地進去告訴他：『不好，八路來了！』他慌里慌張地跑出來，嚷着：『八路在那裏？』我們武工隊噠地一槍：『八路在這裏！』他就像真的『醉』了一樣，一頭栽地，再也不起來了。

這個壞傢伙死了，敵人又派了一個新所長來，更壞：硬要叫東里集的村長去給『張剝皮』祭靈。可是靈沒祭成，他自己底靈魂却又跟着我們武工隊底槍聲投人地獄了。

黑紅點就這樣有黨驗。因為他不是鬼神的指使，而是人民大眾的裁判。紅點，不是焚香叩頭能求得來的，你要做好事，堅決抗日，愛護群衆。黑點，也不是吃齋念佛能禳除得掉。

的，你要不做壞事、不幫助敵人，不掠奪、打罵、捕殺百姓。這樣偽軍偽官就不得不打打算盤，偽軍偽官底家屬也就不得不替他們底不肖子孫，刁夫賊父捏一把汗了！於是又有偽軍底妻子到碉堡去叫她底丈夫的事，有偽軍底母親到據點去哭她底兒子的事。景鎮偽警備隊底劉中隊長也當衆宣誓說：「別罵我，我也是想抗日。八路軍要來打鬼子，我保證一槍不放；要是我放槍，我姓劉的不是俺爹撲的！」李家屯砲樓裏的偽中隊長，聽說老百姓提出來要搞他，他趕緊聲明：『往後不再做壞事就是！實在我也很難，譬如××村底村長是暗八路（共產黨），難道我不知道？他來了我也沒把他怎樣。……』有的更具體的提出保證條件：「到拔碉堡的時機來了，不用拔我就帶弟兄們投降；二、抗日人員可以隨便過路，我們看見也裝沒看見。……慢慢有了『偽屬協約書』。只要偽軍父兄能確保他底子弟不燒不殺，不搶不捉，和我們打仗，槍口向上；那麼老百姓就確保他家庭生命財產安全，和其他抗日居民一樣。爲了鄭重。這協約書特別由抗日縣政府蓋印保證。老百姓和抗日政府又給做好事多的偽軍發『回心抗戰證』，凡帶證的回家或被俘都一律不殺。但是發了證後再做壞事，就宣佈無效，也並不遷就。

這樣一來，壞人們神魂不安了。

齊強，一個維持會長，有一次捲了大批職款回家，聽了全家老少講說黑紅點的故事，夜

裏就做了一個惡夢：壞人榜上，自己名下密密匝匝地全是黑點；他不覺大吃一驚，嚇了一身冷汗。第二天醒來，他就向敵人提出辭職了。事後回答別人問他的辭職理由，他說：「合不着提溜着個腦袋過日子！」

當敵挖界溝的時候，衡水、武邑邊境上挖的最快，因為那一帶偽軍督促最緊，打罵也最兇的緣故。每晚我們去據點附近破路，偽軍總是澈夜打槍，有時破路羣衆就受到傷亡。這一天夜裏，我們子弟兵把據點包圍了，進行喊話，把每個班長以上的偽軍，指名叫着把生死簿裏的記載念給他們聽，並具加了詳細的解釋說明，那天他們就非常老實，一槍沒打，我們帶去的羣衆好好地把剛修的公路破壞了一夜。第二天，聽說偽據點裏一個司務長，自己覺得做的事太多了：打人，詐錢，搶東西，很怕老百姓不會饒他，從此鬱悶成疾，不到半月就死了。

這樣，黑紅點的故事傳開去，偽軍便爭着向老百姓解釋：那件事不是他做的，是誰誰做的，紛紛託人打聽自己黑點的數目，找適當的機會做些好事，來挽救彌補。阜縣×村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。——

炸彈廠裏三十多個工人正在積極工作着，忽然村長急急忙忙地走進來說：「有五匹馬來到大街上，問炸彈廠在那裡，教快說出來，不然就壞了：鬼子在後邊快到了，是專來找炸彈廠的，說了他們想辦法掩護，不然……」

廠長聽了，想一定是有漢奸報告了。鬼子已來到村邊，想辦法已來不及了。僞軍又緊眼  
裳，叫人把造炸彈的東西埋起來，把炸彈廠最小的房子燒了，壓在上面，又點起了幾處老百  
姓矮小的草房。「這就不礙事了，」五個僞軍很放心地說：「只要鬼子查不出造炸彈的傢  
具，我們就有辦法應付。」

這時鬼子進村了。到處找炸彈廠，可是村子找遍了也找不到。最後集合起老百姓來打着  
逼着問，也沒有一個人說出：僞軍在旁支吾了一番，鬼子就走了。

走了約摸一袋煙的工夫，兩匹馬又踏踏地飛跑回來，碰見村長就喘着粗氣說：「你告訴  
縣政府，這件事情可是件好事情啊！請縣政府給我們劃個紅點……我叫錄得勝。」  
說完又調轉馬頭飛快地跑了。

告訴那些替敵人說話，替敵人跑腿，替敵人做事的人吧：

「不要做壞事啊！你底名下會多一個黑點呢。」

——老百姓底評判，是最後的最合理的評判。

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

## 打 妻 子

突擊隊員都裝扮好了。挑水的擔起了水桶，劈柴的腰裏別好了斧頭，掃院子的把掃帚拖拉在地。雖然都穿了老百姓的衣裳，但是那麼一些十八九歲的小夥子，終久嫌年輕了，不太像。有的爲了變老成一點，藍布素腰（腰帶）裏又挿上一根旱煙袋，還拴着火鏈。

他們十八個，要去拔敵人底據點呢。××團二百多報名的奮勇隊員選拔出來的英勇士士，要以犧牲的精神來完成任務。爲了慎重和機密，他們都宣了誓，在誓詞上簽了名。

敵人是很詭詐的，常從一些細微的地方找岔子。說腳掌厚的是八路軍，因爲八路軍跑路跑的多，說鞋底綠的是八路軍，因爲八路軍會有那麼一季用裁衣服剩的綠布墊過鞋底。所以突擊隊員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樣還不够，還要學當地的口音，莊稼人走路的姿態。連說話動作的表情都要學。——敵人是相當狠毒，頑強的，要打他就不需要教他有還手的機會。所以突擊隊員要練刺殺，練射擊。

據點裏的敵人是一個小隊。有小隊長，還有一個日本伙夫。他們分住在一座田字形的營房底四個小院子裏。正中間有一砲樓。守住了砲樓，一架機槍就能把四周完全控制。營房只有一個柵欄門，非過門不能進院子，更談不到上砲樓。要打是不容易的。敵人住的情形是這樣：若營門朝西的話，東北院住一二兩分隊，十八個人；東南院住三分隊，九個人；西南院是四分隊，八個人，外加小隊長；西北院是廚房，伙夫住在那裏，還儲存着糧食，彈藥和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。敵人底住室鋪位，都調在好了，各分隊住的都是三間平房。兩頭都隔成了套間。右首一間住五個，左首四個。當中一間沖門，放方桌。方桌兩邊的套牆上掛着各個敵人用的槍枝武器。

戰鬥要開始了，突擊隊員也照敵人的辦法，分成四個分隊。一隊四人。第一分隊對付敵人底第一分隊，第二分隊對付敵人底第二分隊……。隊長對付小隊長，另外專拿一個戰士對付那個日本伙夫，進院後誰進哪屋，進屋後誰進哪房誰先進，誰後進，誰負責結果葬裏的，或靠外的兩個或三個敵人，都佈置得停停當當。到黎明，趁敵人都頭朝外一個挨一個在各自的床鋪上睡熟了的時候，十八個突擊隊員便都腰裏拔了短槍，手榴彈和一把短刀，由嚮導帶領着就出發了。

嚮導開門並沒費事。但戰士們却太緊張了，突然一聲信號，竟意外地嚇他們一跳。久經

鍛鍊的那些鐵人，到時候都從來沒有湧的亂成那個樣子；挑水的扁擔別不進門了。水桶髒的聲碰在門框上，水跟着濺了滿地。進院的次序也亂了。遠距離射擊打得那麼準確的神槍手，照着就在手底下的敵人却連瞄也瞄不準了。真糟！

戰鬥不到三分鐘，指揮員趕緊下令停止。說：『打的不好。』突擊隊員們也都灰不溜的，在心裏想着：『爲甚麼那樣慌張呢？都真的像老百姓一樣，沉住氣不就撞了麼？』也的互相埋怨：『你不該進我那個院子。』『你怎麼還沒結果那個家伙就搶着去搬廚房裏的東西？』……最後指揮員微笑地指出：『幸虧這是演習。我們殺草敵人沒起來抵抗，不然我們會有很大殺傷的。』突擊隊員忽然想到（剛才他們都忘了）是演習，大家都笑起來了。有的大腿一拍：『我說呢，媽的真拚倒還利落！』指揮員緊接着說：『真拚的機會是多的。說不定一兩天我們就進行一次和這完全一樣的戰鬥，大家要更警惕，更加油。……』

是的，指揮員底話沒錯。演習不久，果真就有那麼一次戰鬥。那就是打妻子。

妻子是一個棲在我們冀南根據地××分區中間的敵人的老據點。是一九四一年五月，我們粉碎敵人加給冀南的囚籠，破壞敵人從衡水到鄭家口修築的『萬里長城』，最後未被摧毁的兩個頑固據點之一——另一個是東去十二里地的大營。妻子拔掉，作爲敵人向南侵入我根

據地的基石的大營，也就孤立無援，存在不住了。因此，我們要打妻子。

妻子的敵人，力量可不弱啊！光那一小隊鬼子底像樣武器，就有一門砲，兩挺重機槍，兩挺輕機槍，兩個擲彈筒。更何況在同一個據點裏，還住着一中隊新換防的偽警備隊呢？更何況大營還有敵人底大隊部呢？

妻子是兩千多戶人家的大鎮。先就有土坯子。敵人焚據點以後，拆毀了老百姓的磚牆，石台階，甚至毛房裏的臭石頭，再鞭打着老百姓在裏邊修了一圈裏坯子。他們趕走裏坯子裏的老百姓，修一座像前面說的那樣的營房。靠北緊接着安一個維持會。再靠北設一處警察所，養那麼一羣偽警備隊。東南角上和兵營用對角相隔三十米的又有一座磚石高牆，幾十間房舍的大院落，是準備給另一群偽軍住的，那時還空着。

外村子有壕溝，有哨，由偽自衛團輪流站崗。裏坯子不但有壕溝，還有吊橋，鐵蒺藜。敵人又徹夜不睡，全體在砲樓上警戒守衛。但是敵人戒備得再嚴密，也只能看得住兩層坯牆，却看不住老百姓的心。「西街的八路軍大大的有……」群衆抗日情緒高，敵人彷彿都不能不承認。更加「萬里長城」的破擊以後，敵人公路電線的交通不斷遭受破壞，信息經常是隔斷的。要強經大營通妻子的通信聯絡，曾必須用專人遞送，而送信人呢？出來一個被我們捉一個，出來一個被我們捉一個，他們的底細在我們像五個指頭那樣清楚。